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

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闈異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聲

這回書且按下金、玉姊妹在家怎的個準備接場，暫回來再整安公子進過二場，到了三場，節屆中秋，便有家裡送來月餅果品之類，預備他帶進場去過節；又有安老爺另給程師爺、張親家老爺送的酒備的菜，這些瑣事都不消細講。卻講場裡辦到第三場，場規也就漸漸的松下來。那時功令尚寬，還有中秋這夜開了號門放士子出號賞月之例。那夜安公子早已完捲，那班合他有些世誼的，如梅問囊、托誠村這幾個人，也都已寫作妥當，準備第二日趕頭排出場。又有莫聲]先生的世兄同著兩個人，一個是管曰粉的同鄉，姓鮑，名同聲，字應珂，合莫世兄是表兄弟；一個是旗人，名惠來，號遠山，也是莫聲]手裡中的秀才。因莫世兄談起安公子的品學豐採，兩個人想要會會他，莫世兄便順道拉了梅公子，托二爺，一同找到公子號裡來。

那時號裡士子大半出去遊玩去了，號裡極其清淨。這班少年英俊彼此一見，自然意氣相投，當下幾個人坐下各道傾慕，便大家高談闊論起來。先是彼此背誦了會子頭場文章，這個推許那個一番，那個又向這個謙遜兩句。梅公子道：「你眾位此時且不必互相推許謙讓，等出了場，我指引你們一個地方去領領教，那就真知道是誰中誰不中了。」那個鮑應珂道：「吾兄講的莫不是琉璃廠觀音閣新來的那個風鑿先生？」梅公子道：「倒不曉得這個人。況且這科甲一路的科名，可是那些江湖相面的相得出來的？」莫世兄道：「我曉得了，你府上設的呂祖壇最靈驗的，一定是扶乩了。」他又道：「我家設的那座壇，不談休咎。這個所在，只怕比純陽祖師說的還有把握些。」

安公子道：「莫信他搗鬼！這個兄弟品學、心地、氣味，件件交得，只有他頑皮起來，十句話只好信他三句。」梅公子道：「不信由你。等出場後我幾個人訂個日子同去，你卻莫要耐不住，著個人來窺探。」莫、鮑、惠三個人早已在那裡問他：「可好攜帶我們同去？」他道：「都是功名中有分的，這又何妨！」

托二爺說：「既那樣，咱們十六出場，十七就去。」他道：「你就熱到如此！一出場，誰不要歇歇乏、拜拜客？怎麼來得及？」

安公子也被他說的躍躍欲動，便說：「既如此，你訂日子罷。」

他低著頭掐指尋紋算了半日，口裡還喃喃的念道：「這日不妥，那日欠佳。」忽然抬頭向大家道：「這樣罷，這個日子我們竟定在出榜這天罷。」大家聽了，不禁大笑。

安公子道：「我說他是夢話不是！」梅公子道：「我說的不是夢話，你們說的才是夢話呢！科甲這一途，除了不會作文章合雖會作文章而不成文章的不算外，餘者都中得。只這樁事單靠文章未必中用，是要仗福命德行來扶持文章的。何況三項都有了，還要分個運會機緣的遲早。難道不等出榜，你們此時大家互相推許謙遜一陣，就算得中了不成？」莫世兄道：「這話倒是幾句名言。只看今年頭場，便有許多鬧亂子的。除那個自盡的合那親兄弟兩個一齊發了瘋的，直算個顯應了。此外還有一個人，說來最是怕人，並且這人我還曉得，他要算八股裡的一個作家。他頭場好端端詩文都錄了正，補了草了，忽然自己在捲面上畫了顆人頭，那人頭的筆畫一層層直透過捲背去，可不神奇！」

托二爺也道：「便是那紫榜高懸，貼出去的人也不少。那張紫榜我倒看見了，有的注詩文後自書陰事的，有的注捲面繪畫婦人雙足的，就連咱們那日看見的那個繡僧額，也貼出去了。」安公子道：「那樣鬧法，焉得不貼！他名下是怎樣注的？」托二爺道：「那一行看不清楚，想是他自己抹了去了。」

梅公子道：「此公我早就曉得他一定要貼出去的。他也在官號，我合他同號，見他一進去就要拆那屎號的後牆，號軍好容易攔住他，緊接著就叫號軍打槓子，自己帶著鋸，把號板鋸了一塊，可著那號門安了半截子影戲窗戶似的，糊上紙，鑽在裡頭，一個人喊會子『搨他得』。」莫世兄便問道：「甚的叫作『搨他得』？」那個鮑應珂道：「他們在那裡翻清話，咕嚕咕嚕，我們不懂。」托二爺到底少年盛氣，便告訴他道：「這是壇廟大祀，贊禮的贊那『執事者各司其事』一開口的前三個字，祭文廟也用得著。吾兄將來高發了，升到祭酒司業，卻要懂的。」梅公子又道：「否則等點了清書翰林，也就得懂了。」

安公子覺道都是一時無心閒談，大可不必如此，便合梅公子道：「你快說那位罷，只這樣鬧，你怎的便知他一定貼出去呢？」梅公子道：「到了第二日，我正上卷子，才寫得個前八行，他從面前過去，望了一眼，便道：『你的文章怎麼也從這邊兒寫起呀？』我倒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『依足下要從那邊寫呢？』他道：『你瞧我的就知道了。』說著，把他的卷子取了來，我一看，三道文題合詩題，都接連著寫在補草的地方，卻把文章從卷子的後尾，一行行往前倒寫。我只說得個『只怕不是這樣寫法罷？』他說不錯的，他們太爺考翻譯的時候就是這麼練的。我可再不敢往下說了。」

安公子、托二爺兩個聽了，也不禁要笑。安公子便說道：「那位繡公是苦於不解事，不虛心，以致違式犯貼，也罷了。我只不懂，這班人既是問心不過，不來此地自然也還有路可走，何苦定要拿性命來嘗試？逃得性命的，還要自己把曖昧親供出來，萬日指責，這是為甚麼？」梅公子道：「這又是呆話了。他果然有個『問心不過』，也不作這些事了。作了這些事，弄到如此，大概也依然還不知甚麼叫作『問心不過』。」莫世兄道：「吾兄這幾句話，真是一鞭一條痕的幾句好文章！」安公子道：「且莫管他，我是在家裡悶了大半年了，這一出場，大家必得聚聚才好。」大家連道：「有理！」商量怎的個聚法，只聽至公堂月台上早喊了一聲：「下場的老爺們歸號，快收捲了！」大家便告辭歸號，這號裡的人也紛紛回來。

卻說此日安公子交了捲出場，早有人接著，回到住宅歇了歇，吃過飯，因程師爺要出城望望出場的鄉，張老又一定要等著同華忠、隨緣兒歸著妥了行李才走，自己便帶了戴勤、葉通先回莊園。

卻說安太太到了出場這日，從早飯後就盼兒子回家，舅太太、張太太也在上屋等著，正說：「他頭兩場都出來的早，這場想來也該出來了。」說話間，只見茶房兒老尤跟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叫作麻花兒的，從外頭跑進來，向華嬾嬾道：「華奶奶，大爺回來了！」

一時，果聽得公子到家。安太太便合兩個媳婦道：「你們倆出院子接去，這是個大禮兒。」兩個連忙往外走。恰好花鈴兒、柳條兒兩個都不在跟前，長姐兒便趕上道：「奶奶別忙，大高的台階子，等奴才招護著點兒罷。」說著，便跟了金、玉姊妹迎到當院裡。公子已進了二門，他兩個今日卻得了話了，迎著夫婿問了三個字，說：「回來了？」公子慙著見父母，也不及回答，只略一招呼，便忙著上台階兒。這一忙，把長姐兒的一個安也給耽擱了。他進了屋子，見過父母，又見了舅母、岳母。安太太雖合兒子不過十日之別，便像有許多話要說，此時自然得讓老爺開談。便聽老爺說道：「回來了，三場居然平穩，很好。」公子只有答應。老爺又道：「你的頭場稿子我看過了，倒難為你。二場便宜了，你本是習《禮記》專經的，五個題目都還容易作。」因問：「三場呢？」公子連忙從懷裡掏出稿子來送過去。

老爺看著稿子這個當兒，太太、舅太太、張太太才問長問短。太太幾乎要把兒子這幾天的吃喝拉撒睡都問到了。公子一一答應，又笑道：「都好將就，就只水喝不得，沒地方見大穢。」太太道：「那可怎麼好呢？」親家太太又問：「難道連個糞缸也沒有？」公子道：「倒不是沒有。第一場到了第三天，就難了；再到了第三場的第三天，連那號筒子的前半路都有了味兒了。沒法兒，我憋到出了場才走動的。」太太「嘖嘖」了兩聲，皺著眉道：「你聽聽，敢則這麼苦呢！」安老爺便道：「然則帶兵呢？成日裡臥不安枕，食不甘味，又將如何？」舅太太說：「不是姑老爺一說話我就要搨文兒，難道出兵就忙的連個毛廁也顧不得上嗎？」老爺只說：「一個人不讀書，再合他講不清的。」因又問公子看見幾篇文章，公子一一答應了。

老爺點點頭道：「你的頭場文章，幾個相好的也必要看的，閒一閒抄出來，那文章卻還見得人。」太太是聽了個兒子在場裡摸

不著好水喝，便問丫頭們：「怎麼也不會給你大爺倒碗茶兒來呀？」說著，便叫：「長姐兒。」

列公，你看這位老孺人，可謂「父母愛子之心，無所不至」。那知有這位慣疼兒子的慈母，就有那個善體主人的丫鬟。

太太才叫了聲「長姐兒」。早聽得長姐兒在外間答應了聲「嚙」，說：「奴才倒了來了！」便見他一隻手高高兒的舉了一碗熬得透）、得到不冷不熱、溫涼適中、可口兒的普洱茶來。

只這碗茶他怎的會知道他可口兒？其理卻不可解。只見他舉進門來，又用小手中兒抹了抹碗邊兒，走到大爺跟前，用雙手端著茶盤翅兒，倒把倆胳膊往兩旁一攏，才遞過去。原故，為得是防主人一時伸手一接，有個不留神，手碰了手。這大約也是安太太平日排出來的規矩。大爺接過茶去，他又退了兩步，這才找補著請了方才沒得請的那個安。大爺是「父母之所愛亦愛之，父母之所敬亦敬之」，遠遠兒的哈著腰兒虛伸了一伸手，說：「起來，起來。」這才回過頭去喝了那碗茶。那長姐兒一旁等接過茶碗來，才退出去。這段神情兒，想來還是那時候的世家子弟、家生女兒的排場，今則不然。今則不然，又是怎的個情形呢？不消提起。

言歸正傳。卻說安公子此時才得騰出嘴來，把程師爺並他丈人不同來的原故回明，又問了父親近日的起居，周旋了一陣舅母、岳母。安老爺道：「你也鬧了這幾天了，歇歇兒去罷。」公子又說了幾句閒話，才退出來。

金、玉姊妹兩個正在那裡給婆婆、舅母裝煙，那位親家太太是慣下來了，總是自己揉一袋煙，丫頭拿過香盤子去點。

安太太接過煙去，說：「你們也跟了去罷。」他姊妹一時還有些不好意思，只笑著答應。太太道：「這有甚麼臉上下不來的？我告訴你們，作了個婦道，夫妻之間這個大禮兒斷錯不得；錯了，人家倒要笑話。」二人才答應去了。及至到了自己屋裡，小夫妻三個自然也有一番儀節情致，不待煩瑣。

不一時，張親家老爺也回來，安老夫妻迎著他道過乏。他坐談了片刻，便過女兒房中去。安老爺因他也須到家歇息歇息，便說：「過日再備酌奉請。」隨又帶了公子親自過去道乏。

張太太也「殺雞為黍」的給他那位老爺備了頓飯。這日，裡邊正是舅太太給外外接場，他闔家就借此補慶中秋。接著連日人來人往，安公子也出去拜了兩天客。

那時雖出榜還有半月光景，這半月之中，凡是下場的，最好過，也最不好過。好過的是，磨盾三年，算完了一樁大事，且得消閒幾日。不好過的是，出得場來，看著誰臉上都像個中的，只疑心自己不像；回來再把自己的詩文摹擬摹擬，卻也不作孫山外想，及至看了人家的，便覺得自己某處不及他出色，某句不及他驚人。方寸中是頃刻樓台，頃刻灰燼，轉消閒得不耐煩。安公子更是個要好的人，何況他心裡還比人多著好幾層心事！覺得望著放榜那個日子，更有個挨一刻似一夏的光景。只這等挨來挨去，風雨催人，也就重陽節近。

話分兩頭。書中按下這邊，暫回來再整貢院裡衡鑒堂那三位主考。卻說他三位自八月初六日在午門聽宣見，欽點入闈，便一面吩咐家中照例封門迴避，自己立刻從午門進了貢院。那些十八房考官以至內簾各官，也隨著進去關防起來。

緊接著便有順天府尹捧到欽命題目。三位主考拆了封，十八位房官一齊上堂，打躬參見，就請示主考的意旨：這科要中那一路的文章，以憑遵奉去取。那位大主考方老先生便先開口說道：「方今朝廷正在整飭文風，自然要向清真雅正一路拔取真才。若止靠著才氣，摭些陳言，便不好濫竽充數了。」那一位方公也附會道：「此論是極。近科的文章本也華靡過甚，我們既奉命來此，若不趁著實的洗伐一番，伊於胡底？諸公就把這話奉為準繩罷。」那位旗員主考也隨著人云亦云。

眾房考都曉得二方的文章向來是專講枯談艱澀一路的，所以發此議論。但是文章是件有定評的公器，所謂「羽檄飛書用杖書，高文典冊用相如」，怎好拿著天下的才情就自己的圍范？大家心裡都竊以為不然，卻又一時不好空口爭得。只得應著下來，依然打算各就所長，憑文取士。不想內中有個第十二房的同考官，這人姓婁，名養正，號蒙齋，是個陝西拔貢出身，洵升刑部主事，乃偽周天冊萬歲武則天時候宰相婁師德之後。他從年輕時候得了選拔，便想到他祖上「唾面自乾」的那番見識究竟欠些褒氣，因此一登仕途，便有意「居鄉介介，在朝侃侃」。久而久之，弄成一個執性矯情的謬品，老著那副「笑比河清」的面孔，三句話不合，便反插了兩隻眼睛叫將起來。因此等閒人輕易不去傍他。他卻又正是專摹二方的文章發的科甲，因此聽了那二位方老先生的議論，大是佩服，便高談闊論的著實贊襄了一番。眾人也都不去搬駁他，各各默然而退。只這一番，別一個不知怎樣，安公子的功名已是早被安老爺料著，果的有些拿不穩了。

那知天下事，陽差之中更有陰錯，偏偏的公子的那本硃卷進到內簾，餘十七房是處不曾分著，恰恰分到這位婁公手裡。那日正逢他晚餐已過，酒醉飯飽，有些醺然，跟班也去自取方便。他點上盞燈，暖了壺茶，一個人靜靜的把那些卷子批閱起來。請問他那等一個寧刻勿寬的人，閱起文來，豈有不寧遠勿濫的理？當下連閱了幾本，都覺少所許可，點了幾個藍點，丟過一邊。隨又取過一本來，看了看，「成字六號」，卻是本旗捲。見那三篇文章作得來堂皇富麗，真個是「玉磬聲聲響，金鈴個個圓」。雖是不合他的路數，可奈文有定評，他看了也知道愛不釋手，不曾加得圈點。便黏了個批語。才想印上薦條，加上圈子，薦上堂去，忽然轉念一想道：「不可。一則大主考既是那等交代在先，況且這卷子又是本旗捲，知他是個甚等巨族大家的子弟？倘然薦上去，他二位老先生倒認作我有意要收這個闈門生，我的清操何在？」便把那批語條子揭下來，就燈上燒了。在卷子上隨意點了幾個藍點子，也丟在一邊。又另取了一本，放在面前閱看。

正在看著，只聽得窗外一陣風兒掃得窗櫺紙簾落落的響，吹得那盞燈青燄燄的光搖不定。他不覺一陣寒慄，連打了兩個呵欠，一時困倦起來，支不住，便伏在手下那本卷子上待睡。才合上眼，恍惚間，忽見簾櫳動處，進來了一位清癯老者。那老者生得童顏鶴髮，仙骨珊珊，手中拖了根過頭拐杖，進門先向他深深的打了一躬。他夢中見那人來的詫異，禮也不還，便問道：「汝何人也？無故到我這關防重地來何干？」只見那老者譔然和氣的答道：「正是，予『何』人也。」因把那枝拐杖指定方才他丟開的那本卷子，說道：「此來特為著這本『成字六號』的卷子，報知足下，此人當中。」他一聽這話，覺得是說人情來了，便一臉秋氣，說道：「怎的我問你是何人，你也自道你是何人？況我奉命在此衡文，並非在此衡人。便是此人當中，文衡誰掌？我不中他，其奈我何？要你來干這閒事！」又聽那老者說道：「郎官，不可這等執性。『士先器識』，果人不足取，於文何有？何況這人的名字已經大書在天榜上了，你不中他，又其奈天何？」他那裡肯信這話，便說道：「多講！我婁某自來破除情面，不受請托，那個不知？難道獨你不曾聽得？」那老者歎了一聲，道：「不想這人果的這等不明理不近情，此事還須大大費番周折！」

他聽得當面給他出了這等兩句考語，就待站起來奔了那老者去。不想才得起身，便跌了一跤，爬起來，眼前早不見了那個老者，自己卻依然坐在那個座兒上。再看了看那盞燈，點了有寸許長，結了兩個鬼眼一般的燈花，向著他顛巍巍亂動，他才悟到方才經的是番夢境。呆了片刻，說道：「然則夢中所見的，鬼也，非人也。可見我的這團浩然之氣鬼也嚇得退的。不要理他，且幹正經！」說著，剪了剪燈花，仍待批閱他手下那本卷子。及至一看，可煞作怪！那一捲倒丟過一邊，手下放的依然是「成字六號」那捲。

他正在詫異，窗外又起了一陣風。這番不好了，竟不是作夢了！只聽那陣風頭過處，把房門上那個門簾刮得掀了進來，又閃了出去，高高的掀起。只這一掀，早從門外明明的進來了一位金冠紅袍的長官。他見那位長官不是個尋常裝束，不道那「浩然之氣」也就有些害慌了，連忙站起來避在一旁，問道：「尊神何來？有甚的指教？」只聽那神道說道：「你既知吾神『何』來，怎的還悟不到吾神的來意？也是為著『成字六號』這人當中。」

列公，你只看這婁公渾不渾！他見那神道也像是為找他托人情而來的，雖神道也罷，他也竟敢合他使一使那牛一般的性兒。他卻絕不想「王道本乎人情，人情准乎天理」；誠為枉法營私，原王章所不宥；要知「安老懷少，亦聖道之大同」。一味沽名，已不是愛名；有心幹事，必不能濟事。無端任怨，終不免效怨；苦不進情，定轉至悖情。自世上有這班執性矯情的人，凡是一事到手，沒人從旁救補一句，他倒肯幹旋，合人共事；沒人從旁贊揚一句，他倒肯培植。但向他提著一個字，他便道是托人情，這樁事、那

個人算休矣。這班腳色要叫他去參政當國，只怕剝削天下元氣不小！

閒話少說。卻講那個婁主政見那神道說也為著那本卷子而來，他便立刻反插了兩隻眼睛說道：「這事又與神道何涉？」

要來攙越！從來說『聰明正直之為神』，謂神聰明，我婁某也不懂；謂神正直，我類某也不偏邪。便是神道……」一句話不曾說完，只聽那神道大喝了一聲道：「哇！住口！」他底下這句話大約要說：「便是神道來說這個人情，我也不答應」，誰知那神道的性兒也是位不讓話的，不容他往下說，便兜頭一喝，說道：「狂徒！看你讀聖賢書，司舉錯權，雖是平日性情失之過剛，心術還不離乎正，所以那位老人家才肯把天人響應的道理來教誨你。你怎的讀書變化氣質，倒變成這等一副氣質來！可不是不知教誨麼？」說罷，聲色俱厲，二目神光炯炯，直射到他臉上來。直嚇得他一身冷汗，戰兢兢的道：「尊神宥我愚蒙，留些體面，待婁養正速把這本卷子薦上堂去，勉贖前愆，何如？」說道，便連連的拜叩個不住。那神道才有些顏霽，說道：「既知悔悟，姑免深求。」他道那神道說完這句便好走了，不想那神道不往外走，卻轉向裡來。他爬起來回頭一看，只見方才夢中的那位老者正不知甚麼時候進來，早端端正正坐在那裡。又見那位神道走到那老者跟前，控背躬身，不知說了兩句甚麼話。那老者乾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不想這樣一個順水推舟的人情，也要等你們戴紗帽的來說才說的成！」說著，便拄著杖站起來，那位神道倒隨在身後，還扶持著他，一同出門而去。緊接著便聽得外間的門風吹的開關亂響，嚇得個婁主政骨軟筋酥，半晌動彈不得。良久良久，聽得沒些聲息了，才把著簾子向外望了一望，那門依舊好端端虛掩在那裡，他那個跟班的卻如死狗一般的睡倒在一張板凳上。

他定了定神，才叫醒了人，點亮了燈，重新把安公子那本卷子加起圈來，重新加了批語，打了薦條。聽了聽，更樓上的鐘鼓還不曾交得三更。打聽堂上主司正在那裡閱卷，他便整好衣冠，拿了那本卷子，薦上堂去。主考接過來，不看文章，先看了看是本漢軍旗捲，便道：「這捲不消講了，漢軍卷子已經取中得滿了額了。」那婁主政見不中他那本卷子，那裡肯依？便再三力爭，不肯下堂。把三位主考磨得沒法了，大主考方公說道：「既如此，這本只得算個備捲罷。」說著，提起筆來在捲面上寫了「備中」兩個字。

列公，你道這「備捲」是怎的一個意思？我說書的在先原也不懂，後來聽得一班發過科甲的講究，他道凡遇科場考試，定要在取中定額之外多取幾本備中的卷子，一本預備那取中的卷子裡，臨發榜之前忽然看出個不合規式，不便取中的去處，便在那備捲中選擇一本補中；二則，叫這些讀書人看了，曉得榜有定數，網無遺才，也是鼓勵人才之意；其三，也為給眾房官多種幾株門外的「虛花桃李」。這備捲前人還有個譬喻，比得最是好笑。你道他怎的個譬喻法？他把房官薦捲比作「結胎」，主考取中比作「弄璋」，中了副榜比作「弄瓦」，到了留作備捲到頭來依然不中，便比作個「半產」。他講的是一樣落了第，還得備手本送贄兒去拜見薦捲老師，便同那結了胎，才歡喜得幾日，依然化為烏有，還得坐草臥牀，喝小米兒粥，吃雞蛋，是一般滋味。倘有個不肯去拜見薦捲老師的，大家便要說他忘本負恩。何不想想，那房師的力量止能盡到這裡，也就同給人作個丈夫，他的力量也不過盡到那裡一個道理。你作了榜外舉人，落了第，便不想著那老師的有心培植；難道你作了閨中少婦，滿了月，也不想那丈夫的無心妙合不成？這番譬喻雖謔近於虐，卻非深知此中甘苦者道不出來。然則此刻的安公子已就是作了個半產嬰兒了！可憐他闔家還在那裡沒日沒夜的盼望出榜高中！這便是俗語說的「世間沒個早知道」也。

話休絮煩。即說這年出榜正定在九月初十日這天。前兩天內外簾的主考、監臨便隔簾商量，因本科赴試的士子較往年既多，中額自然較往年也多，填榜的時刻便須較往年寬展些才趕得及。因此到了九月初九這日，才得辰刻，便封了貢院頭門，內外簾撤了關防。預先在至公堂正中設了三位主考的公案，左右設了二位監臨的公案，東西對面排列著內外監試合十八房的坐次，又另設了一張桌兒，預備拆彌封後標寫中籤，照籤填榜。當地設著一張丈許的填榜長案，大堂兩旁堆著無數的墨捲箱。承值書吏各司其事，還有一應委員、房吏、差役以至跟役人等，擁擠了一堂，連那堂下丹墀裡也站著無數的人，等著看這場熱鬧。那貢院門外早屯著無數的報喜的報子，這班人都是老早花了重價買轉裡面的書辦，到填榜時候，拆出一名來，就透出一個信去。他接著便如飛去報，圖的是本家先一天得信，他多得幾貫賞錢。

不一時，預備齊集，點鼓升堂。主考才離了衡鑒堂，來到至公堂合監臨相見。各官三揖參謁已畢，便有內簾監試領了內簾承值官吏，把取中的硃卷送到公案上，先把五魁的魁捲放在當中，又把第六名以下的中捲一束束挨次擺得齊整，然後才把那束備中的卷子另放一處。向例填榜是先從第六名填起，全榜填完了，然後倒填前五名。這個原故，只在這《兒女英雄傳》安老爺中進士的時候已經交代過了，此時不須再贅。

當下只見那位大主考歸坐後，把前五魁魁捲挪了一挪，伸手先把那中捲裡頭一本第六名拿起來，照號弔了墨捲，拆開彌封。拆出來大家一看，只見那捲面上的名字叫作馬代功，漢軍正白旗人。原來這人的乃翁作過一任南監掣，他本身也捐了個候選同知，其人小有別才，未聞大道。論他的才情，填詞覓句無所不能，便是弄管調弦也無所不會，是個第一等輕薄浮浪子弟。卻正是那位漢監臨大人當日未發以前、來京就館時候教過的一個最得意的闊學生。如今見第一捲取中的便是他，不禁樂的掀鬚大叫道：「易之中了！這個正是我的學生，聰明無比！他家要算個大族。他的表字易之，別號叫作簣山。」

不惟算得他們旗人中第一個名家，竟要算北京第一個才子。三位老前輩今日取了這個門生，才叫作『名下無虛，主司有眼』，可稱雙絕。不信，等他晉謁的時候，把他那刻的詩集要來看看，真真是杜、李復生，再休提甚麼王、楊、盧、駱。」

恰好這捲正是那位類主政薦的，那位大主考方公取中的，聽得這話也十分得意，便道：「這所謂『文有定評』了，可見我這雙老眼竟還不盲。」

說著，那位監臨大人便把他的硃卷捧在手裡，吟哦他那首排律的詩句。這個當兒，那邊承書中籤的兩個外簾官早已研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等著對過硃墨捲，便標寫中籤。不想得那位監臨大人看著那本卷子，忽然地嚷起來道：「慢來！慢來！為啥了？他這首詩不曾押著官韻呀！」

方老先生聽了，也覺詫異，說：「不信有這等事！想是謄錄筆錯了，對讀官不曾對得出，也不可。」急急的把墨捲取過來，親自又細細的對了一番，可不是忘了押官韻了是甚麼呢！怔了半日，倒望著大家道：「這便怎樣？啥偏偏的又是個開榜第一人！不但不好將就，而且不便斡旋。此時再要把通榜的名次一個個推上去，那捲面上的名次都要改動，更不成句話說了。不麼，我們就向這備捲中對天暗卜一捲，補中了罷。大家以為怎樣？」眾人連說：「言之有理。」說著，大家都站起來。

那大主考便打開那一束備中的卷子，挑出幾本合字號的來擱在一處，立刻乘了一片為國求賢的心，必誠必敬，望空默祝了一遍。先用右手把那挑出來擱在一處的幾本備捲抖散了，他的左手還有些信不過他的右手，又用左手掀騰了一陣，暗中摸索出一本來，一看，正是那位婁主政力爭不退的「成字六號」那一捲。連忙叫了坐號，調了墨捲來，拆開彌封一對，只見那捲面子上寫的名字正是「安驥」兩個字。大家看了那個「驥」字，才悟到那個表字易之、別號簣山的馬代功，竟是替這位不稱其力稱其德的良馬人代天功，預備著換安驥來的。只可惜那個馬生，中得絕高，變在頃刻，大約也因他那浮浪輕薄上，就把個榜上初填第一名暗暗的斷送了個無蹤無影！此時真落得「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，止，吾止也」了。

這等看起來，功名一道，豈惟科甲，便是一命之榮，苟非福德兼全，也就難望立得事業起！不然，只看世上那班分明造極登峰的，也會變生不測；任是爭強好勝的，偏逢用違所長。甚至眼前才有個轉機，會被他有力者奪了去，頭上非沒個名器，會教你自問作不成。凡事固是天公的遊戲弄人，也未必不是自己的暗中自誤！然則只吾夫子這薄兒的兩本《論語》中，「為山九仞」一章，便有無限的救世婆心，教人苦口。其如人廢而不讀，讀而不解，解而不悟，悟而不信何？

閒話少說。卻說至公堂上把安驥安公子取中了第六名舉人，占了先聲。當下那班拆封的書吏便送到承書中籤的外簾官跟前，標寫中籤。那官兒用尺許長寸許寬的紙，筆酣墨飽的寫了他的姓名旗籍。又有承值宣名的書吏，雙手高擎，站在中堂，高聲朗誦的唱道：「第六名安驥，正黃旗漢軍旗籍庠生。」唱了名，又從正主考座前起，一直繞到十八位房官座前，轉著請看了一遍。然後才交

到監試填榜的外簾官手裡，就有承值填榜的書吏用碗口來大的字照簽騰寫在那張榜上。此時那位妻主政只樂的不住口的念誦：「有天理！有天理！」他此時痛定思痛，想起那日夢中那位老者說的「他名字已經大書在天榜上了」這句話來，益發覺得幽暗之所，沒一處不是鬼神；鬼神有靈，沒一事不上通天地，煞是令人起敬畏。

書中且言不著場裡填榜的事。卻說場外那一起報喜的，一個個搓拳抹掌的都在那裡盼裡頭的信，早聽得他們買下的那班線索隔著門在裡面打了個暗號，便從門縫中遞出一個報條來，打開看了看，是「第六名安驥」五個字。內中有個報子，正是當日安老爺中進士的時候去報過喜的，他得了這個名條，連忙把公子的姓名寫在報單上，一路上一個接一個的傳著飛跑。那消個把時辰，早出了西直門，過了藍靛廠，奔西山雙鳳村而來。這且不表。

再說安老爺自從得了初十揭曉的信息，便慮到這日公子倘然一個不中，在家面面相覷，未免難過；又有自己關切的幾個學生，也盼早得他們一個中不中的確信。只是住得離城遠，既不好遣人四處打聽，便是自己進城候信，又想到太太、媳婦在家，也是懸望。正在為難。恰好這班少年從出場起便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到了這日，那裡還在家裡坐得住？因是初十日出榜，先一日准可得信，便大家預先商量著在內城、西山兩下相距的一個適中之所，找了座大廟。那廟正是座梓潼廟，廟裡也有幾處點綴座落。那廟裡還起著個「敬惜字紙」的盛會，又存著許多善書的板片，是個文人聚會的地方。

是日也約了安公子一同在那裡舒散一天，作個「題糕雅集」，便借此等榜。

公子回知了父親，安老爺也以為可。他到了重陽這日，早起吃了些東西，才交巳正，便換了隨常衣裳，催齊車馬，見過堂上，回明要去。安老爺囑咐他道：「你只顧去，大家談談倒好消遣。家裡得了信，自然給你送信去。倘然你那裡得了信，就即刻回來。如果兩地無信，像你這樣年紀，再多讀兩年書，晚成兩年名，也未始非福。」公子也領會得這是父親慮到自己不中先慰藉一番的苦心，只聚精會神答應，不違他願。

倒是安老爺只管說著話，耳輪中卻聽得二門外一陣人語嘈雜，才回頭要問，只見張進寶從二門跑進來，華忠、隨緣兒父子兩個左右架著他的膀於，他跑得吁吁帶喘，晉升等一干家人也跟在後面。安老爺正不知甚麼事，只見張進寶等不及到窗前，便喘吁吁的高聲叫道：「老爺、太太天喜！奴才大爺高中了！」安老爺算定了兒子這科定不得中的，便是中，也不想這時候便有喜信。聽了這話，也等不得張進寶到跟前，「阿」了一聲站起來，發腳就往院子裡跑，直迎到張進寶跟前，問道：「中在第幾名？」那張進寶是喘得說不出話來，老爺便從他手裡搶過那副大報單來，打開一看，見上面寫著「捷報貴府安老爺，榜名驥，取中順天鄉試第六名舉人」，下面還寫著報喜人的名字，叫作「連中三元」。安老爺看了，樂得先說了一句：「謝天地！不料我安學海今日竟會盼到我的兒子中了！」手裡拿著張報單，回頭就往屋裡跑。

這個當兒，太太早同著兩個媳婦也趕出當院子來了，太太手裡還拿著根煙袋。老爺見太太趕出來，便湊到太太面前道：「太太，你看這小子，他中也罷了，虧得怎麼還會中的這樣高！太太，你且看這個報單。」太太樂得雙手來接，那雙手卻摸著根煙袋，一個忘了神，便遞給老爺；妙在老爺也樂得忘了神，就接過那根煙袋去，一時連太太本是個認得字的也忘了，便拿著那根煙袋，指著報單上的字，一長一短念給太太聽。還是張姑娘看見，說：「喲！怎麼公公樂的把個煙袋遞給婆婆了？」只這一句，他才把公公、婆婆倒了過兒了！

何小姐這個當兒積伶，聽見，連忙拉了他一把，悄悄兒的笑道：「你怎麼也會樂的連公公、婆婆都認不清楚了？」張姑娘才覺得這句話是說擰了，忍著笑，扭過頭去用小手巾捂著嘴笑，也顧不得來接煙袋。何小姐早連忙上去把公公手裡的煙袋接過來，重新給婆婆裝了煙袋；不想他比張姑娘擰的更擰，點著了，照舊遞到公公手裡。安老爺道：「我可不能接了！」

他這才大笑。一時大家樂的，就連笑也笑不及。老爺還在那裡講究，說：「怎的十名以前難得有一兩個旗人，而且這第六名便算個填榜的頭名。」太太同兩個媳婦聽著，只是滿臉堆歡，不住口的答應。

這個當兒，只不見了安公子。你道他那裡去了？原來他自從聽得「大爺高中了」一句話，怔了半天，一個人兒站在屋裡忖兒兒裡，臉是漆青，手是冰涼，心是亂跳，兩淚直流的在那裡哭呢！你道他哭的又是甚麼？人到樂極了，兜的上心來，都有這番傷感。及至問他傷感的是甚麼？他自己也說不出來。何況安公子倫常處得與人不同，境遇歷得與人不同，功名來得與人不同，他的性情又與人不同，此時自然應該有這副眼淚。

卻說他一時恐怕滿面淚痕惹得二位老人家傷感，忙叫柳條兒擰了個熱手巾來擦了擦臉，便出去讓父母進屋子歇息。安老爺、安太太這才覺出太陽地裡有些曬得慌來。大家才進屋子，便見晉升手裡拿著兩副全帖進來，回說：「老少程師爺給老爺、太太道喜，說了且不驚動等老爺閒一閒再請見。奴才都道答過了。」說完，又回說：「張親家老爺聽見信，回家換衣裳去了，大約少刻就進來。」安老爺聽見，便叫：「把帽子拿出來預備著。」

原來安老爺雖止一個七品頭銜的「金角大王」，看著這頂丈夫之冠卻極鄭重。平日都是太太親自經理，到了太太十分不開身，只那個長姐兒偶然還許伺候戴一次帽子，此外那班小丫頭子道他髒手淨手，等閒不准上手，其餘的僕婦更不消講了。到了那個長姐兒伺候老爺戴帽子，款式也最大有講究。講究不搨頂子，不搨帽沿兒，只把左手架著帽子，右手還預備著個小帽鏡兒。先把左手的帽子遞過去，請老爺自己搨著頂托兒戴上，然後才騰出左手來，雙手捧著那個帽鏡兒，屈著點腿兒，〕著點腰兒，把鏡子向後一閃，對準了老爺的臉盤兒，等老爺把帽子戴正了，還自己用手指頭在前面帽沿兒上彈一下兒，作足了這個「彈冠之慶」，他才伸腰邁步撤了鏡子退下去。這一套儀注，要算他個拿手。

誰知那日正值老爺叫預備帽子，他偏不在跟前。你道今日這個日子長姐兒怎的會不在跟前？原來他從安老爺會試那年，便聽得第二日出榜，果然中了，頭一日就可得信。算計著大爺這次鄉試明日出榜，今日總該有個喜信兒，他可沒管舉場離雙鳳村有多遠。從半夜裡就惦著這件事，才打寅正他就起來了，心裡又模模糊糊記得老爺中進士的時候，是天將亮報喜的就來了，可又記不真是頭一天是當天，因此從半夜裡盼到天亮，還見不著個信兒，就把他急得個紅頭漲臉。及至服侍太太梳頭，太太看見這個樣子，問道：「你這是怎麼了？」

他只得說：「奴才有點兒頭疼，只怪暈的，想是吃多了。」太太平日又最疼這個丫頭，疼的如兒女一般，忙伸手摸了摸他的腦袋，說：「真個的，熱呼呼的。你給我梳了頭，回來到下屋裡靜靜兒的躺一躺兒去罷，看時氣不好。」他聽了這句，心裡先有些說不出口的不願意，轉念一想：「倘然果的沒信了，今日這一天的悶葫蘆可叫人怎麼打呀！倒莫如遵著太太的話，睡他一天，倒也是個老正經。」因此紮在他那間屋裡，卻坐又坐不安，睡又睡不穩。沒法兒，只拿了一牀骨牌，左一回右一回的過五關兒，心裡要就那拿的開拿不開上算占個卦，不想一連兒三回都沒拿開。

他正在有些煩悶，不想這個當兒，他照管的一個小丫頭子叫喜兒的，從老遠的跑了來，叫道：「長姑姑！長姑姑！……」一句話不曾說出來，他便說道：「一個女孩兒家，總是這樣慌裡慌張，大聲小氣的！你忙的是甚麼？」把個小丫頭子說的撇著嘴不敢言語。他才問道：「作甚麼來了？」那喜兒才說：「張爺爺才進來說，大爺中了！」這一句，他可斷斷在屋裡圈不住了，忙忙的勻了勻了粉面，抵了抵油頭，又多帶了幾枝簪子棒子，另換了幾件衫兒襖兒，從新出來。來到上屋，恰好正是安老爺叫他拿帽子的那個時候兒。

太太見他來了，說：「你這孩子，怎麼又跑出來了？」他笑嘻嘻的回道：「家裡這個樣兒大喜的事，奴才就怎麼病，也該扎掙著出來。」安太太益發覺得這個丫鬢心腸兒熱，差使兒勤，知機懂事，便道：「很好。老爺要帽子呢。」他答應一聲，興興頭頭的進了屋子，舉著帽子、鏡子出來。出了屋門兒，就奔了大爺跟前去了。大爺只道他要叫自己轉遞給老爺，才接到手裡，早見他屈著身子往下就了一就，雙手捧著帽鏡兒，對準了公子那副潘安、宋玉般有紅似白的臉兒，就想伺候著大爺往腦袋上戴。及至看見大爺戴著帽子呢，他才悟出是失了點兒神。幸而公子是個老成少年，更兼老爺是位方正長者，一邊不甚著意，一邊不曾留心。事有湊

巧，這個當兒，人回：「張親家老爺進來了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就給我罷，又何必轉大爺一個手？」公子趁這句話，便替他把帽子遞過去。老爺忙的也不及闖那套戴帽子的款兒，急急的戴上，便迎接張親家老爺去。那長姐兒只就這陣忙亂之中，拿著鏡子一溜煙躲進屋裡去了。

卻說張親家老爺進來，一面作揖道喜，說道：「親家老爺，親家太太，大喜！這是你二位的德行，我們姑爺的學問，我們這位何姑奶奶的福氣，連我閨女也沾了光了。」安太太道：「這是他們姐兒倆的造化，親家老爺也該喜歡，怎麼倒這麼說！」安老爺道：「都是你我的兒女，你我彼此共之。」

卻說公子這日要上梓潼廟，原穿著是身便服，因聽見泰山都換了袍褂進來了，自己也忙著回家換衣裳。張姑娘便趕過去打發他穿。這個當兒，張親家老爺見過何小姐，才要找女兒、女婿道喜，不曾說得出口，只聽舅太太從西耳房一路叨叨著就來了，口裡只嚷道：「那兒這麼巧事！這麼件大喜的喜信兒來了，偏偏兒的我這個當兒要上茅廁，才撒了泡溺，聽見，忙的我事也沒完，提上褲子，在那涼水盆裡汕了汕手就跑了來了。我快見見我們姑太太。」

安太太在屋裡聽見，笑著嚷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，樂大發了？這兒有人哪！」說著，早見他拿著條布手巾，一頭走，一頭說，一頭擦手，一頭進門。及至進了門，才想起姑老爺在家裡呢，不算外，還有個張親家老爺在這裡。那樣個敞快爽利人，也就會把那半老秋娘的臉兒臊了個通紅！也虧他那敞快爽利，便把手裡的手巾摺給跟的人，繃著個臉兒給安老爺道了喜，便拉著他們姑太太道：「妹妹，這可是你一輩子第一件可喜可樂的事。你只說我樂大發了，你再不想，你們都是一重喜，我是三重喜；也算得我外外中了，也算得我女婿中了，你們想我這個外外、這個女婿，還不抵我一個兒子嗎？可不是三重喜？你們怎麼怪得我樂糊塗了呢！」安老夫妻聽了大樂。

安老爺那一個不苟言不苟笑的人，今日也樂得會說句趣話兒了，便說道：「『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』聖門絕無誑語。大姐姐，你可記得那日我說那出起兵來『臥不安枕，食不甘味』的話，你只道『不信出兵忙的連茅廁都顧不得上』？你今日遇見這等一件樂事，也就樂得茅廁也顧不得上了。可見性情之地，是一絲假借不來的！」

說得轟堂大笑，他自己也不禁笑得前仰後合。

這陣大樂，大家始終沒得坐下。他才給張親家老爺道喜，正要找張太太道過喜，好招呼他小夫妻三個。滿屋裡一找，不見這位張太太，因問：「張親母呢？我洗手的那個工夫兒他都等不得，就忙著先跑了來了，這會子又那兒去了？」安太太道：「沒見過來，必是到小子屋裡去了。」說著，公子換了衣裳，同張姑娘一齊過來。問了問，說：「不曾過去。」張姑娘說：「一定家去了。」張親家老爺說：「我方才從家裡來，沒碰見他。」

這一陣查親家太太，鬧得舅太太也沒得給他們小夫妻三個道喜。張姑娘忙著叫人出了二門，繞到他家問了一回，那位詹嫂也說：「沒家來。」舅太太道：「別是他也上茅廁去了罷？」

張姑娘說：「正是，我也想到這裡，才叫柳條兒瞧去了，也來不了了。」說道，那柳條兒跑了回來，說：「上上下下三四個茅廁都找到了，也沒有親家太太。」當時大家都納悶詫異。張姑娘急得皺著個眉頭兒乾轉，說：「媽這可那兒去了呢？」他父親道：「姑娘，你別著急呀！難道那麼大個人會丟了？」張姑娘「喂」了聲，說：「爹，你老人家這是甚麼話呢？」說罷，扶了柳條兒，親自又到後頭去找。

何小姐的腿快，早一個人先跑到頭裡去了。安太太、舅太太也叫人跟著找。張老同公子只不信他不曾回家，又一同出去找了一蕩，順著連何公祠兩個嬾嬾家都問到了，影響全無。裡頭兩位少奶奶帶著一群僕婦丫鬟，上下各屋裡甚至茶房、哈什房（哈什房：倉庫，或指貯藏零碎東西的小屋。）都找遍了，甚麼人兒甚麼物兒都不短，不見了張親家太太。登時上下鼎沸起來。一個花鈴兒，一個柳條兒，是四下裡混跑，一直跑到緊後院西北角上一座小樓兒跟前，張姑娘還在後面跟著嚷：「你們別只管瞎跑，太太可到那裡作甚麼去呢？」一句話沒說完，柳條兒嚷道：「好了！有了！太太的煙袋荷包在這地下扔著呢！」

且住！這座小樓兒又是個甚麼所在呢？原來這樓還在安老爺的太爺手裡，經那位風水司馬二爺的老人家看過，說遠遠的有個山峰射著，這邊主房正在白虎尾上，嫌那股金氣太重，叫在這主房的乾位上起一座樓來鎮住。安太爺便供了一尊魁星，大家都叫作魁星樓。至今安太太初一十五拜佛，總在這裡燒香。張太太來的時候也上去過，他見那魁星塑得赤發藍面，鋸齒獠牙，努著一身的筋疙瘩，蹺著條腿，兩隻圓眼睛直瞪著他，他有些害怕，輕易不敢上去。落後來聽得人講究魁星是管唸書趕考的人中不中的，他為女婿，初一十五必來，望著樓磕個頭，卻依然不敢進那個樓門兒。今日在舅太太屋裡聽得姑爺果然中了，便如飛從西過道兒裡一直奔到這裡來，破死忘生的乍著膽子上去，要當面叩謝魁星的保佑。

便把煙袋荷包扔下，一個人兒爬上樓去了。及至柳條兒看見煙袋荷包，這一嚷，何小姐道：「放心罷，有了東西就不愁沒人了。」他那雙小腳兒，野雞溜子一般飛快跑到樓跟前，擡起裙子來三步兩步跑上樓去。一看，張太太正閉著兩隻眼睛衝著魁星把腦袋在那樓板上碰的山響，嘴裡可念得是「阿彌陀佛」合「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」！何小姐不容分說，上前連拉帶拽才把他架下樓來，恰好正遇張姑娘帶著一群人趕了來。張姑娘一見，便說：「媽這是怎麼說呢？可跑到這兒作甚麼來呢？」

他道：「姑奶奶，你看看，姑爺中了，這不虧人家魁星老爺呀！要不給他老磕個頭，咱心裡過得去嗎？」何小姐道：「好老太太，你別攪我了！沒把個妹妹急瘋了！公公婆婆也是急得不得了！快走罷。」

這個當兒，安老夫妻那裡也得了信，安太太合舅太太說道：「我這位老姐姐怎麼這麼個實心眼兒？」安老爺道：「此所謂『其愚不可及』也。」一時大家簇擁了他來。安老夫妻不好再問他，只說：「親家，你實在是疼女婿的心盛了！」他也樂得不分南北東西，不問張王李趙，進了門兒，兩隻手先拉著兩個嬾嬾道了陣喜，然後又亂了一陣。這個當兒，外邊後來的報喜的都趕到了，轟的擁進大門來，嚷成一片。嚷得是：「『秀才宰相之苗』。老爺今年中了舉，過年再中了進士，將來要封公拜相的，轉年四月裡報喜的還來呢！求老爺多賞幾百弔罷！」嚷得裡面聽得逼清，闔家大樂。

公子這才恭恭敬敬的放下袍袖兒來，待要給父母行禮。安老爺道：「且慢。你聽我說，這喜信斷不得差，但是恪遵功令，自然仍以明日發榜為準。何況我同你都不曾叩謝過天君佛祠，我兩老怎好便受你的頭？你只給我同你娘道了喜，好見過你舅母、岳父母。」公子便雙腿跪下，給父母道了喜，一樣的給舅太太、張老夫妻道了喜。金、玉姊妹道過喜後，安老爺、安太太又叫他夫妻交賀。一時，裡外男女家人丫鬟小廝，黑壓壓跪了一屋子半院子，齊聲叩賀完了，又給爺、奶奶道喜。公子連忙出了屋子，把張進寶拉起來。二位奶奶這裡便招呼兩個嬾嬾周旋長姐兒。

一時，舅太太望著公子道：「這你父親可樂了！」張太太又問他說：「我們姑爺今兒個這就算八府巡按了不是呀？」舅太太道：「將來或者也作得到，今兒個還略早些兒。」安老爺聽了這話，便長吁一聲道：「太太，這不當著二位親家、舅太太在這裡，我一向有句話，卻從不曾說起。玉格這個孩個，一定說望他到台閣封疆的地兒，也不敢作此妄想。只我自己讀書一場，不曾給國家出得一分力，不曾給祖宗增得一分光，今日之下退守山林，卻深望這個兒子完我未竟之志，卻又愁他沒那福命克繼書香。不想今日僥天之幸，也竟中了。且無論他此後的功名富貴何如，只占了這個桂苑先聲，已經不負我十年課子的這番苦心，出了我半載作官的那場惡氣！」這正是：

不須伯道傷無子，生子當生寧馨兒。

要知後事何如，下回書交代。